

# 困惑且求索，浸淫且喜悅： 知識殿堂的私人手記

高鈺昌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

## 繞「書」三匝，有枝可依

在探索知識的路上，國家圖書館，往往是每個研究者解惑的終點。時常，若是有些珍稀的書籍、論文或歷史資料，學校的圖書館如果不存或遍尋不著，那麼國家圖書館，就會成為每個研究者安心前行的所在。從晨間至夜暗，長時靜心浸淫於此，遍索館內多元而繁複的資料庫系統，耐心鵲候和閱讀，並仔細影印和掃描，帶著自己的筆電劃下、紀錄自身思考的路徑，逐步完成知識的爬梳和學術問題的點滴回應。這庶幾是每個研究者和讀者，共同烙印出的知識探求記憶，帶著困惑和問題到來，爾後帶著更多的困惑和珍貴的收穫，再度回到各自的專業領域，嘗試拓樸未被探測的知識地圖。

有時待在館內，我會浸淫在空間的歷史裡，國家圖書館總館外的中正紀念堂，長久見證著臺灣戰後政治的變動，與歷史、文化思潮的動盪和衍變，曾經，有多少知識分子和莘莘青年們，都在圖書館鄰近的窗外，剴切、熱情地發表著自己的理念和想法，並與臺灣社會進行改革的對話。我不禁思索，無論那些對話的聲浪有多麼的喧囂和激烈，其最終的結果，都會在此處，安靜地完

成世代的沉澱。館外是知識交鋒的歷史現場，館內則是對話積累後的學術殿堂。館外的偌大空間於 2007 年，正式改名為「自由廣場」，國家圖書館，既是臺灣擺盪於威權和自由之間的空間見證，更是威權和自由歷經知識思辨後，豐碩成果的展現。而我展書於此，求索於臺灣文學的相關研究，不僅是借閱的扉頁記載、刻畫著臺灣的歷史，同時也能深刻意識到，國家圖書館的空間本身，即是臺灣歷史巍然聳立的具體見證。而我何其渺小和有幸，能在這裡，安然聆聽先人智慧的回聲。

從大學、碩士至博士，漫長的求學和求知歷程，無論我擁有多少無書可找、何枝可依的焦慮與內在困窘，最終都能這個殿堂的餽贈裡，覓得暫時的歸屬和得以繼續前進的道途。而在這個道途上，國家圖書館既是成果的園地，亦是前行的指南，我不斷背著自己在意的行囊，前往自己的應許之地。

## 分流與匯聚

要收納的知識系統恆河沙數，因此就得擁有更多適切的分層和庫藏。過往作為研究生，國家

圖書館的眾多碩士和博士論文庫存，往往便是亟欲參考、分析的對象。我能記得那樣轉變的歷程，必須在現場等待紙本論文和工作人員的調閱，爾後，有時在不停追索資料的過程中，線上即能下載電子論文的檔案。然而，我猶記得存在著一些時間的間隙，在完成手邊資料的閱讀和重點的確認之外，我必須耐心等待下一批資料的到來。當然這段間隔，我可以權作休息之用，而我也相當理解，每個人每次的調閱數量須有限制，才能符合眾多研究者和使用者公平的期待，以及讓館內的工作人員，能夠具有作業和緩衝的餘裕；不過我也仍舊期待，調閱數量的限制，能夠在符合館內人員和使用端的平衡和天秤之中，覓得些許放寬限制的空間。此外，這可能是一種趨於奢侈的想像，我不禁期盼有朝一日，對於那些並非身處臺北的人而言，藉由數位工作的妥善整理，他們都能在國家圖書館的檢索論文系統裡，弋獲他們所需的全部論文和資料，以換取更多閱讀和思索，而非身體通行的時間。同樣的，雖然我能理解知識產權的保護，需要有複雜的機制和配套的措施，國家圖書館擁有了全國最為齊全和複雜的電子期刊論文以及資料庫，而這些資料庫和期刊論文的閱讀，往往許多，仍舊是需要在館內的管轄之中，才能進行資料的檢索和閱讀；我亦衷心盼望有那麼一天，除開是極為珍貴、或容易損壞、或必須親眼確認的歷史資料，否則眾多的研究者，都能不需不遠千里而來，也能在遠端聞風而至、親炙撲鼻的書香，完成龐雜資料的檢索和閱讀。

當然，有更多紙本或其他的書籍資料，是無法也不能完全完成數位化的，必須靠著讀者自己待在館內的肉眼，才能完成知識探查的工作。以臺北地域的圖書館為例，緣由自己的研究所需，往往眾多人文、藝術、不同臺灣歷史跨度的書籍和相關資料，都是我必須閱讀的對象；也因此我擁有一些經驗，當我待在國家圖書館總館的內部之時，發覺有一些重要的資料，須至另一間圖書館進行相互的參照，例如具有豐富藝術研究和視聽資料的館藏，位於臺北小南門週近的國家圖書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（現已遷地並轉型為「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」），以及具有豐富臺灣清代、日本時代歷史資料的國立臺灣圖書館，都是我經常必須一併對照和使用的圖書館。每屆此時，我都希望具有更多的時間和另一個迅捷的肉身，能夠完成同時的查閱，但最終無奈，亦只能分地、他時再行前往。於焉我也熱切希冀，書籍的分流和不同空間的庫存，日後能夠具有更多可行、暢通的機制，完成更為完善的交流與匯聚。就如同日後預計將於 2025 年的臺南新營，興建完成的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，或將能解決臺灣更多不同地域的研究者，分身乏術尋找資料的問題。

而如此的分流與匯聚，同樣也顯現在臺灣於知識全球化的發展位置之中，國家圖書館與世界各地的圖書館機構，目前已有相當良好的合作關係。感謝國家圖書館，不同跨域、跨文化的圖書館數位化資料，都已能在國家圖書館內進行便利的檢索。而接續前述，除開持續的國際合作，

興許開放更多館外亦能操作使用的權限，行將能更加嘉惠空間和眾多地域不便的使用者，並將全球、臺北與更多臺灣的地域，緊密接連成為知識開敞的流通網絡。

## 最自由的地方

每個人都擁有自己求知的儀式，經常在總館片段歇息之際，我會望向周遭的人群，粗略感受當下眾人的生活樣態。有人怔怔望向筆電如同翹首靈光頓現，有人低頭孜孜默默囁嚅自身所思，想必，他們就和剛剛的我如出一轍，而我只是渾然不覺；此外，也有人正和我一樣，恰好處於空白的時刻，抬頭顧盼周遭、望向空間的某隅或身旁的人群；而有人只是戴上自己的耳機和 iPod，闔上眼凝自己的神。人們的求知樣態似乎並無多大的差異，但閱讀的慣習其實早已經歷過巨大的轉變，記得早些時候，這裡的人們多是大量的紙本影印資料，然後戮力地閱讀這些資料，動筆動畫線、奮力地以油墨寫字，而今，筆電的鍵盤起落聲，早已成為這裡日常的聲響，要閱讀的資料可能皆在雲端之上，自己尚未成熟的思考痕跡，也多留存在電腦之中。保持安靜、逕自探究是唯一共通的守則，只是自我的思考聲響，早已擁有殊異的媒介。

而始終不變的，最終且依舊，是每個人最為自由的思考，以及有些人，依舊不改過往的讀書習慣。近日最為深刻記得的人物浮世繪，是有一段時間，總有一名始終穿著黑色夾克、紅

色 polo 衫的老先生，他約莫已逾耳順之年，他會頻繁使用館內的工具書，然後攜著自己帶來的日曆紙，不停地認真抄寫工具書的內容，他動作緩慢，看似字字歪斜卻字字仔細，每次掠過他的桌旁，我只感到一種由衷的欽佩。那是他與世界交集和對話的方式，不容任何的打擾，他固有自我傳統的堅持，在這個眾人皆陶然的國度裡，分分毫毫、一絲不苟地進行著自我生命的銘寫與完整，恍如遺世而獨立，卻亦猶如入世且欣喜。我在他的身上，看到許多人在此生活的原型，經過他、怔忡看著他，彷彿即是路過層層疊疊的時間。

不管時間怎樣流轉，這裡始終有一群人，感受、踐履著知識的建構和思想自由的真諦。而以我自身的研究領域為例，前幾年臺灣文學學會與國家圖書館有過密切的合作，擘劃了多場臺灣文學研究的精彩講座，期盼這樣的臺灣文學推展，日後能夠在此有更加長遠的拓展。除此，知識和資料的數位化，將是國家圖書館繼續推動的方向，而如此的方向，雖然仍有諸多的限制、顧慮和考量，但卻同樣揭示著，行將繼續前往更加自由和公眾的地方。

無論是線上或是肉身來至國家圖書館，我都知曉，知識在此茂密的林深之處，迷路或撥雲，都能倍感思考的喜悅。與知識相偕、和歷史相守，是每個島嶼個體至為重要的終身大事，而國家圖書館，即是給了我們恆久虔誠的關係允諾——知識之火與生命之光，只要我們願意殷殷來此，便能探得一切的謎底與起點。